

藏族、藏王與西藏佛教的源流

林崇安

（本文編入《西藏佛教的探討》第 1 章,內觀教育基金會,2008 新版）

一、前言

漢地與藏地雙方對於藏族、藏王及西藏佛教的源流，有許多不同的傳說與記載；由於西藏的文字要到藏王棄宗弄贊（西元 650 年卒）時期才出現，因此，早期的資料以漢地的記載較為可靠，而藏地的許多早期傳說也並非完全沒有價值，因為可以就其象徵的涵意得出某些信息。以下依照時間的先後，引用合理的相關資料來敘述早期藏族與藏王的來源。

二、早期西藏土族

距今五千年前，西藏高原即有原始土族活動著，這些土族的生活，可由今日的考古工作，分析當地的遺跡，如石器、骨器、陶器等而加以了解¹。這些原始西藏土族的來源，西藏大學者童吉祥的《青史》記述著：

「此間西藏如同印度，疆土與人類等物是往古住劫以來即有的。」²

《舊唐書·吐蕃傳》卷 196 也記述著：

「吐蕃，在長安之西八千里，……其種落莫知所出也。」³

上列記載的涵意，表示西藏高原本來就有原始土族，不是由外而來。

三、漢時藏族

由於西藏高原遠離中原，在漢代以前，有多少外族進入西藏統治或與當地

¹王輔仁、索文清《藏族史要》第一章。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0 年。

²童吉祥《青史》（藏文本）。

³《舊唐書》卷 196 列傳第 146 吐蕃。

土族混合繁衍，難以知道。漢地有關進入此區域的外族之記載如下：

1. 《尚書·舜典》記述著：

「竄三苗於三危。」

2. 《後漢書·西羌傳》記述著：

「爰劍曾孫忍時，秦獻公滅狄獫狁，忍季父卬，畏秦之威，將其種人附落而南，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，與眾羌絕遠，不復交通。」

爰劍是史書中青海境內的第一位羌人領袖。賜支河即析支河，是黃河的發源處。秦獻公（西元前 384—362 年）初立時，爰劍的孫輩帶眾往賜支河曲西數千里，這一地區屬於今日青海西部到西藏東北部一帶。

3. 《舊唐書·吐蕃傳》記述著：

「吐蕃，在長安之西八千里，本漢西羌之地也。」

4. 《新唐書·吐蕃傳》記述著：

「吐蕃，本西羌屬，蓋百有五十種，散處河、湟、江、岷間，有髮羌、唐旄等，然未始與中國通，居析支水西。」⁴

5. 《唐會要》卷 98 記述著：

「吐蕃者，本漢西羌之種也，不知國之所由。」

6. 清朝《續文獻通考·輿地考》記述著：

「西藏，上古三危地，虞舜流三苗於此，亦即禹貢崑崙織皮西戎之一。漢、魏為西羌。」

由上列記述，可看出漢時對西藏甚為陌生，只泛稱為「西羌之地」；又可看出曾有部分羌人在戰亂中避入此區域，因此可說，漢代這一時期的藏族為原始土族與部分羌人移入所混合而成。《舊唐書·吐蕃傳》說：

「多事獯羗之神，人信巫覡。」

⁴ 《新唐書》卷 216 列傳第 141 吐蕃。

此時期藏人的信仰，崇奉巫覡。這種原始的宗教，藏地稱之為奔教（笨教），歸屬「薩滿教」。

四、魏晉時期的藏族與藏王

魏晉時期，鮮卑族禿髮氏樊尼率眾進入西藏，成為西藏贊普（btsan-po）王朝的第一位藏王。樊尼與其所率部眾跟當地藏族再一次溶合，而形成今日的藏族。《舊唐書·吐蕃傳》記述著：

「吐蕃，……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也。利鹿孤有子曰樊尼。及利鹿孤卒，樊尼尚幼，弟傳檀嗣位，以樊尼為安西將軍。後魏神瑞元年，傳檀為西秦乞佛熾盤所滅，樊尼招集餘眾以投沮渠蒙遜，蒙遜以為臨松太守。及蒙遜滅，樊尼乃率眾西奔，濟黃河，逾積石，于羌中建國，開地千里。樊尼威惠夙著，為群羌所懷，皆撫以恩信，歸之如市。……以禿髮為國號，語訛謂之吐蕃。」

《新唐書·吐蕃傳》記述著：

「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，二子曰樊尼、曰傳檀。傳檀嗣，為乞佛熾盤所滅。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，以為臨松太守。蒙遜滅，樊尼率兵西濟河，逾積石，遂撫有群羌云。」

依上記述，鮮卑族拓拔氏的北魏太武帝消滅北涼的沮渠氏（西元 439 年）後，禿髮樊尼即率眾入藏，成為藏地之王。此處也指出「吐蕃」一詞是來自「禿髮」的語訛。傳檀被熾盤滅時為西元 414 年，此時樊尼率眾投奔北涼的沮渠蒙遜，當上臨松太守，應是受到重用，一直到 439 年蒙遜被滅，樊尼在北涼一共住了 25 年之久，而後才赴西藏。由於北涼沮渠蒙遜父子是有名的佛教推動者，所以樊尼及其部眾當時難免不受佛教的薰陶。由於禿髮樊尼率眾入藏後，使當地文化提昇，又由於他們信仰印度所傳的佛教，因此，藏地後代傳說成：

「西藏人種為觀音菩薩化出之猴與羅剎女兩相交合而生出之後代。」

「類父性的孩子思想敏銳，悲心廣大，內心善良；類母性的孩子多是赤面，惡業深重，稟性頑強。」

「（印度）眾敬王的後裔百軍王的兒子，被驅逐到西藏雅隴地區，被當地十二個奔教徒看見，迎接為王，稱作尼赤贊普。」⁵

⁵第五代達賴《西藏王臣護法記》，佛教出版社，1985 年。

以上這類西藏傳說，不外是樊尼入藏，被稱做尼赤贊普後，經後代的神化所形成的說法而已（赤是座位，贊普是王的意思）。觀音菩薩化出的「猴」象徵外來文化較高的樊尼部屬，屬於王族，而「羅刹女」象徵當地文化較差的原有藏族百姓。由於當地藏族原先已有原始的奔教信仰，而奔教特別畏天，因此後代的藏王們更將樊尼神化成「由天而降」，以滅除奔教徒的反對心理，並增加王室的權威。至於樊尼的王室源流，再往上追溯，《魏書》卷 99 說：

「鮮卑禿髮烏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遷于河西，……匹孤死，子壽闐統任，初母孕壽闐，因寢產於被中，乃名禿髮，其俗為被覆之義。五世祖樹機能，……盡有涼州之地。從弟務丸立；死，孫推斤立；死，子思復鞬立；死，子烏孤立，……弟利鹿孤於隆安三年立。……儁檀於元興元年自號涼王。……儁檀少子保周臘于、破羌俱延，子覆龍鹿孤，孫副周烏孤，孫承鉢皆奔沮渠蒙遜。」⁶

由此可以看出藏王的世系源流為：

- (1)匹孤(2)壽闐(3)(佚名)(4)樹機能
└(5)務丸(6)推斤(7)思復鞬(8)烏孤
└(9)利鹿孤(10)儁檀
└(11)
 樊尼(藏王)

此處指出「禿髮」一詞是來自二世壽闐的別名，其義為「被覆」，前述「禿髮」後來語訛成為「吐蕃」，這便是最早有關「吐蕃」一詞的出現過程。由上也可看出樊尼入藏所率部眾中，有投奔沮渠蒙遜的保周等親屬，這些王室眷屬皆長期住於佛化的北涼，因而將佛法初步帶入西藏。

五、初期藏王與佛教源流

西元 440 年頃，禿髮樊尼入藏稱王後，由於威惠夙著，以恩信對待原先部落，甚得人心，因而版圖日增，後來為了便於管理，乃將其地由六個子侄分而治之，故後代傳說成「天神六兄弟」的故事，例如在赤德松贊（西元 798 年登位）所立的《第穆薩摩崖刻石》中即記述著：

「最初，天神六兄弟之子中，尼赤贊普來主人間，……」⁷

⁶《魏書》卷 99 列傳第 87，鮮卑禿髮烏孤，齊魏收撰。

⁷王堯《吐蕃金石錄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2 年。

在《諧拉康刻石》中則記述著：

「天神之子中，曲奇三代，達米三代，澤三代，秋波三代，金波三代等，聖種分衍。」

在《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》中則記述著：

「天神自天空降世，在天空降神之處上面，有天父六君之子，三兄三弟，連同赤頓祉共為七人，……。」⁸

此六兄弟的名字，可能即是傳說中的「天上七赤王」中的後六位（第一位為尼赤贊普），其名為牟赤、丁赤、索赤、美赤、達赤及斯赤。此六兄弟的名字，在敦煌史料上，略有不同，缺第五位，第六位為赤倍(Khri-spe)。由於一起分治，此六兄弟當算成一代，其中可能又以赤倍贊普為尊，其子即為第三代的止貢贊普。

在止貢贊普時期，由於有奔教的宣教師由象雄入藏，使奔教大為興盛，止貢贊普一方面承襲著王室的佛教信仰，一方面不願以巫師咒術為主的奔教危及王室，乃以強硬手段鎮壓，引起內部戰亂，結果王室大衰，幸由其子罕勃德衰野的努力，再予重興，因而後代藏王，皆自稱為「罕勃野氏」或「弗夜氏」。《舊唐書·吐蕃傳》記述著：

「遂改姓為罕勃野。……其後子孫繁昌，又侵伐不息，土宇漸廣，歷周及隋，猶隔諸羌，未通于中國。」

《新唐書·吐蕃傳》記述著：

「祖曰鶻提勃悉野，健武多智，稍并諸羌，據其地，……而姓勃罕野。」

此中的「勃罕野」為「罕勃野」之誤，而「鶻提」是從鮮卑語「烏紇提」而來。又《第穆薩摩崖刻石》記述有工布小邦後代的傳說：

「尼赤贊普……至止貢贊普之間七代，……止貢贊普之子，兄為尼企，弟為夏企。二人中，弟夏企者為天贊普（指罕勃德衰野）。兄尼企者為工布噶波之主。兄噶波者，當初自高處來時，向兄弟二人之神啟請，……父神達奇為天子（指罕勃德衰野）祈福修儀軌，……天子之社稷乃如斯崇巍。」⁹

由上述可知尼企曾為了復興王室請神祈福修儀軌，此儀軌可能屬奔教的修法，故知到了尼企時期已不排斥奔教，而其弟夏企（罕勃德衰野）對奔教也採

⁸王堯、陳踐譯註，《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》，民族出版社，1980年。

⁹同註7所引書

取寬容的態度，故在此贊普以後，奔教仍為藏地臣民所信仰，至於贊普本身則應仍是崇佛，未必信奉奔教。

《新唐書·吐蕃傳》接著又記述其後的藏王如下：

「其後有君長曰痕悉董摩，董摩生佗土度，佗土生揭利失若，揭利生勃弄若，勃弄生詎素若，詎素若生論贊索。論贊生棄宗弄贊，亦名棄蘇農，亦號弗夜氏，其為人慷慨才雄，……（貞觀）十五年，妻以宗女文成公主。」

將這些新唐書的藏王名稱與藏史所傳松贊甘普以前的藏王對排，依次可得如下名稱：

痕悉董摩（赤脫贊）、佗土度（拉佗托聶贊）、揭利失若（赤聶損贊）、勃弄若（種聶德如）、詎素若（達布聶度）、論贊索（論贊倫南）、棄宗弄贊（松贊甘普）。

此中的佗土度，相當於藏史的拉佗托聶贊，其年代約為西元 520 年，傳說在位甚久。在藏王拉佗托聶贊時期，藏王得到由印度人羅森帶來的梵文經典及舍利塔，經典中有與觀音菩薩相關的《大乘莊嚴寶王經心要六字真言》、《百拜懺悔經》等。當時藏地未有文字，藏王對這些佛教寶物特別重視，將之供養，虔誠禮拜，但為了避免奔教臣民的疑忌，對外宣稱這些是由天上降下來的。

由藏王拉佗托聶贊的作為，可以看出王室始終是信仰著佛教，但由於臣民大都信仰奔教，故一直到赤松德贊初期（西元 750 年頃）都未對奔教採取壓制手段，甚至後期藏王與大臣、小邦間仍採用奔教宰殺犬馬為牲的儀式，以立盟誓，用以互信。《舊唐書·吐蕃傳》記述著：

「與其臣下一年一小盟，刑羊狗獼猴，先折其足而殺之，繼裂其腸而屠之，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說：若心遷變，懷奸反覆，神明鑒之，同於羊狗。三年一大盟，夜于壇墀之上與眾陳設肴饌，殺犬馬牛驢以為牲，咒曰：爾等咸須同心戮力，共保我家，惟天神地祇，共知爾志，有負此盟，使爾身體屠裂，同于此牲。」

初期藏王的遷就奔教，乃當時環境使然，但不能認為這些藏王就是信奉奔教。後代藏王與唐朝會盟，仍保留這種刑牲儀式，亦不外遷就藏方登壇盟誓的大臣和習俗。藏王正式向奔教挑戰是在赤松德贊時期，此時佛教勢力已培養雄厚，藏王乃安排佛教與奔教舉行大型辯論，最後裁定佛教勝利，而將奔教巫師驅至邊地。

總之，歷代藏王從未支持奔教，甚至末期的藏王達磨時期（西元 840 年頃），雖發生滅佛，但對奔教也未支持，此事件說明如下。達磨的登上王位，是由於藏王可黎可足（惹巴堅）將王朝大權交給佛教僧人，引起貴族大臣的忌恨，將惹巴堅謀殺而後擁立達磨登位。至於達磨是否有實權，由《資治通鑑》的吐蕃史料卷二四六引據《實錄》說：

「贊普（達磨）立僅三十餘年，有心疾，不知國事，委政大臣焉。」

此中「三十餘年」，可能為「三年餘」之誤，值得注意的是「不知國事」，可以看出達磨未必有實權，真正推動滅法的是一些不信佛且不信奔教的貴族大臣，其破壞之目的，不外是為了掌權而已；在西藏的「奔教史」上，記載著藏王達磨時期，也遭到滅法之厄，奔教並未得到達磨或大臣的扶植；達磨死後，貴族各擁立一子以互爭，也不外顯示權力之爭而已。

六、歷代藏王名號

西藏方面，有關歷代藏王的名號及其藏文字母的拼音，最可靠者為吐蕃時期遺下的金石銘刻，其次為敦煌的藏文史料，以下依此列出前期（西元 440 年頃至 630 年頃）及後期（630 年頃至 840 年頃）的歷代藏王名號。《石碑》指《吐蕃金石錄》，《文書》指《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》¹⁰。此中，前期十代西藏尚未有文字，只靠傳說；後期十代則已有文字。

甲、前期藏王十代（傳說十代）

（一）

Nya-khri-btsan-po 《石碑》，尼赤贊普（440 年頃在位）。
--

樊尼，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。

說明：樊尼為鮮卑語的漢文譯音。石碑上的 Nya 今譯為尼，取近似之音。後代將 Nya 訛成 gNyah 或 Nyag，皆不符合《石碑》的原文。

（二）

Khri-spe-btsan-po，赤倍贊普等六兄弟（450 年頃）。

說明：此期由六兄弟分治，依《文書》止貢贊普之父為赤倍贊普，依《王統世

¹⁰同註 7、8 所引書。

系明鑑》止貢贊普之父為斯赤贊普（Srib-khri-btsan-po）。

(三)

Dri-gum-btsan-po 《石碑》、《文書》，止貢贊普（470 年頃）。
--

說明：此王抑制奔教，為臣下所弑。

(四)

sPu-de-gung-rgyal 《文書》，罕勃德哀野（480 年頃）。

sPu-rgyal 《石碑》；Sha-khyi 《石碑》，夏企。

罕勃野 《舊唐書》。

說明：「罕勃野」為「罕勃德哀野」的簡稱，《新唐書》誤為「勃罕野」及「勃悉野」。由於此王復興王室，後代藏王乃皆自稱為「罕勃野氏」。

(五)

Khri-thog-brtsan 《文書》，赤脫贊（500 年頃）。

痕悉董摩 《新唐書》。

說明：此處將 Khri 譯為痕悉，thog 譯為董，brtsan 譯為摩（可能為贊之誤）。

(六)

lHa-tho-do-snya-brtsan 《文書》，拉佗托聶贊（520 年頃）。
--

佗土度 《新唐書》。

說明：此處將 tho 譯為佗，do 譯為土，snya 譯為度（可能為若之誤，因為第七及第九代皆譯成若）。lHa 意為天，是一尊稱之詞。西藏傳說此王供奉佛教經典，而壽命甚長。

(七)

Khri-snya-zung-brtsan 《文書》，赤聶損贊（550 年頃）。
--

揭利失若 《新唐書》。

說明：此處將 Khri 譯為揭利，snya 譯為失若。按佛經之「般若」一詞，譯自 Prajnya，此若字亦即 jnya 的對譯。

(八)

hBroh-mnyen-lde-ru 《文書》，種聶德如（570 年頃）。

勃弄若 《新唐書》。

說明：此處將 hB 譯為勃，roh 配上 m 譯為弄，nyen 譯為若。

(九)

sTag-bu-snya-gzigs 《文書》，達布聶席（590 年頃）。

詎素若《新唐書》。

說明：此處將 bu 譯為詎，snya 譯為素若，sTag 為吐蕃王室堡寨的名稱。

(十)

sLong-btsan-rlung-nam 《文書》，論贊倫南（610 年頃）。
--

論贊索《新唐書》。

說明：sLong 譯為論，btsan 譯為贊，此二者與《唐蕃會盟碑》上的譯字相同。

乙、後期藏王十代（史載十代）

(一)

Khri-srong-brtsan 《石碑》，赤松贊（620 頃～650 年在位）。
--

棄宗弄贊《資治通鑑》、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。

棄蘇農贊《通典》；器宗弄贊《資治通鑑考異》。棄蘇農《新唐書》。

Srong-brtsan-sgam-po（藏史），松贊甘普。

雙贊思甘普《彰所知論》。

說明：《石碑》的 Khri 譯為棄或器。srong 譯為宗弄或蘇農，brtan 譯為贊。

《彰所知論》中之 Srong 譯為雙，s 譯為思，gam 譯為甘，po 譯為普，「甘普」為元朝的譯法，較今日常譯之「干布」為佳。此王娶文成公主，並有大臣祿東贊（667 年卒）。

(二)

Gung-srong-gung-rtzan 《文書》，袞松袞贊（未登位）。

(三)

Khri-mang-srong-mang-btsan 《文書》，赤芒松芒贊（650～676）。

乞黎跋布《通典》。

說明：此處 Khri 譯為乞黎。mang 譯為跋。祿東贊（667 年卒）子論欽陵為要臣。

(四)

Khri-hdus-srong 《石碑》，赤都松（676～703 在位）。

器弩悉弄《資治通鑑》、《冊府元龜》。

乞黎弩悉籠《通典》。

說明：此處將 Khri 譯為器或乞黎；hdus 及下一字之 s 合譯為弩悉（唐蕃會盟碑亦譯為弩悉），rong 譯為弄或籠。祿東贊孫論弓仁（663 生～723 卒）。

(五)

Khri-lde-gtsug-brtsan《石碑》、《文書》，赤德足贊（703～755 在位）。
--

棄隸縮贊《舊唐書、新唐書、資治通鑑、冊府元龜》。

說明：此處 Khri 譯為棄，lde 及下一字之 g 合譯為隸，tsug 譯為縮，brtsan 譯為贊。此王娶金城公主。

(六)

Khri-srong-lde-brtsan《石碑》、《文書》，赤松德贊（755～797 在位）。
--

乞黎蘇籠獵贊《資治通鑑、舊唐書》。

乞犁悉籠納贊《通典》。

乞黎蘇籠臘贊《新唐書、冊府元龜》。

乞立贊《資治通鑑》。

乞唎雙提贊《彰所知論》。

說明：此處 Khri 譯為乞黎、乞犁、乞立或乞唎。srong 譯為蘇籠、悉籠或雙。lde 譯為獵、納、臘或提。brtsan 皆譯為贊。

(七)

Mu-ne-brtsan《文書》，牟尼贊（797～798 在位）。

足之煎《新唐書》《資治通鑑》。

說明：此處將 brtsan 譯為煎。

(八)

Khri-lde-srong-brtsan《石碑》，赤德松贊（798～816 在位）。

Sad-na-legs（藏史），塞那累。

Mu-tig-btsan-po（藏史），牟底贊普。

說明：此王唐書未載。

(九)

Khri-gtsug-lde-brtsan《石碑》、《文書》，赤足德贊（816～838 在位）。
--

可黎可足獵贊《唐蕃會盟碑》。

Khri-ral-pa-can (藏史)，赤惹巴堅。

乞唎徕巴贍《彰所知論》。

說明：此處 khri 譯為可黎、乞唎。gtsug 譯為可足。lde 譯為獵，brtsan 譯為贊，ral 譯為徕，pa 譯為巴，can 譯為贍。此王在唐蕃會盟碑上又作彝泰贊普。

(十)

Darma，達磨（838～842 在位）。

達磨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、《資治通鑑》。

說明：此處 Dar 譯為達，ma 譯為磨。

上列藏王的在位年代有多種說法，此處主要依漢藏資料中官方的「公布生卒年」。藏王名字的藏字拼音，以石碑所刻最為一致，「天贊普」的「贊」為 btsan，而「松贊」及「德贊」的「贊」字為 brtsan，二者並不相同，後代藏史上常將此二者混淆不清。藏王的真正卒年，藏方常考慮政治、宗教的因素，未如實公布，故各王的在位年代，不一定合乎事實，上列的藏王下位之年，只能說是官方的「公布卒年」。由於匿報，不能當作藏王的真正卒年。

七、略加考察

(一)西藏史上，傳說在前期（西元 630 年以前）有三十一代藏王，然而其中大部分都無史蹟可考，且在此時期內，西藏尚未有文字，全憑口耳相傳，難免混入神話，特別是將其最初數代「神化」，因而可信度不高。今由樊尼入藏算起，前期只有十代左右，除了第二及第三代外，漢藏雙方大致都有對應的名號傳下，尚屬可信。至於後期（西元 630 年至 840 年頃）的十代藏王，漢藏雙方都有較多的文字記載，雖有部分出入，但大都能配合。

(二)後期十代藏王的信奉及推展佛教，在西藏歷史有詳細的記載，至於前期藏王本身是否信奉奔教，在後代著作的西藏史上，有的認為「早期諸王與佛法無關」，有的認為「早期諸王以奔教治眾」，此點有待探討。一方面這些著作皆是後代（西元 900 年以後）的學者所寫，隔了太久遠，一方面並未提出任何藏王信奉奔教的證據，誤以為當時臣民信奉奔教，自然其王亦必信奉奔教，因而與佛法無關聯。然而從史實上看來，在歷史上常常有外人者與當地原先部落各有不同的信仰，且常利用原先部落的信仰來統御其民；今由樊尼之入藏來考查，初期藏王信奉佛教而不信奉奔教，並不奇怪。甚至到了後期藏王，雖虔誠信佛，然而為了遷就臣民信奉奔教的習俗，在盟誓時仍刑牲以誓，這亦反映出藏王的順應民俗而已，不能認為藏王是信奉奔教。至於傳說最初的藏王為（印

度)眾敬王的後裔，只是暗示初期的藏王是信奉著佛教；又傳說觀音化身的猴子來度化當地的羅刹女，也同樣象徵著佛教是由外來者傳入西藏。

(三)藏王及初期藏史的年代探討：

藏地史料、漢地史料及敦煌史料對藏王年代的記載有較大的出入。另外由於有「政治考量」，這些藏王「真正卒年」與「公布卒年」未必相同。

此中，赤松德贊的生年有三說：第一說為 718 年，第二說為 730 年，第三說為 742 年。探索赤松德贊的生卒年代，尚須顧及與其相關的同期人物之傳記，例如寂護、蓮華生、無垢友、蓮華戒、摩訶衍、移喜磋嘉、定賢等人的資料，甚至棄隸縮贊與赤松德贊邀請印度佛密大師入藏的回函，皆有助於了解。

由漢地史料，只知道棄隸縮贊的「公布卒年」為西元 755 年，赤松德贊的「公布卒年」為 797 年。703 年～755 年間，藏方對外皆用棄隸縮贊的名號，755 年～797 年間，對外用赤松德贊的名號，797 年為牟尼贊，798～816 年為牟尼贊普（赤德松贊），816 年～838 年頃為惹巴堅（赤足德贊、可黎可足、彝泰贊普），838 年頃～842 年為達磨。依部分的漢藏史料看來，棄隸縮贊的生卒年為 697～742 年，赤松德贊的生卒年為 730 年～788 年，與敦煌史料不一致。

故西藏佛教前期的佛教大事，只能概知事件的先後，而難以確定各於何年發生¹¹。研究藏族與藏王的源流時，要先判別資料的出現年代。西藏有名的史書，很多都是西元 900 年以後，或更後才編出，其中有關唐代時期的史實記載，未必可靠。

八、結語

藏族的源流，源自當初的原始土族，其後陸續有外族的遷入混合。傳說中有羌人及鮮卑人的移入，特別是後來鮮卑禿髮氏樊尼之入藏，成為西藏贊普王

¹¹敦煌史料中有關藏王之記載，甚具參考價值，但其年代與漢地史料偶有出入。例如藏軍陷京師為西元 763 年，敦煌史料卻記為寅年（西元 762 年）。西元 743 年～746 年之事件有重出之記載，但二段並不全同，此表示敦煌西藏史料似非一人執筆或有另一人改動。其各年記載通例為先記贊普駐于何地，唯 704 年先記王子野祖茹之誕生，為唯一例外。又依漢地史料，器弩悉弄贊普卒時，其子棄隸縮贊時年七歲，故約七年後，唐室金城公主下嫁，甚為合理。若依敦煌史料，器弩悉弄贊普（赤都松）卒時，其子當年生，依此難以配合金城下嫁之年歲。至於藏地史料所記藏王生卒年，各書出入不小。

朝的第一位藏王，同時將佛教由中原移至藏地，由於歷代藏王對佛教信仰之虔誠，因而乃有後期赤松德贊藏王之成功，故在藏族、藏王及西藏佛教源流上，初期藏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將漢藏的史料及傳說，依時代先後安排，即可看出此一事實。¹²

¹²本文曾刊登於《西藏研究論文集》第二輯，155-165 頁，1989 年。今略加修改。